今天：她堅持追求靈肉合一

抵羅岡蓋早，才當地四時半，住入訂好房間的西魯太酒店。樓下大堂機等於九龍半島酒店的全部面積，非香港其他所謂一流之荷特賓可比。拿了鎖匙，辦好登記，八〇一，八〇三，共兩間。查太默然不語，似對花費二大房，不以爲然。「呀，原來中間有門通！」先開了八〇一號，「小查」吃了一驚，忙去開中間的門：「兩間都這麼大，唉，沒有單床房嗎？」

「住一夜而已，在日本都會中，論整齊、清潔，這羅岡第一——記住，說國語的——羅車啊卡。」我們掛好了夾大衣，我叫她過房間去換床頭安置好的長浴袍——「這是習慣，室中須立刻換這種空心包身的貓卡他，去！」她一笑過了鄰房，我即了衣褲，按習慣，赤身着了貓卡他。有人扣門，下女送來了大菜盤，是個恭謹的少女，白衣淺藍胸圍裙。

「歡迎，先生！啊？八〇三號是一起的麼？」她看見通開門着。我問她：「你還是另送一份茶過去，是位查小姐。」

「海！海！」她將漆盤擺好，有一碟大顏大色的櫻香軟菓子糖。不久聽到她送茶入鄰室的聲音。小查已收拾好，她學着日本「美多桑」——外來語「美德」——女傭加個「桑」，端了那茶盤過來，因爲是紅葉白地和服，儼然是個日本彩畫美人。

「好！不要動，照張相！」我很快拿了相機，爭而在機內照兩張。「美極了，動作！」她笑盈盈爲我先斟茶，再自己斟了說：「多作！（請！）」我們大笑，她一下跳到床前倒了下去，我摸過去搔足她一個長吻。「完全東洋化了？」「抹了身！」我要你！」她果然「貓卡她」之內是空空的——「好！」「放開」她，她已坦開了衣帶說：「快吃櫻花軟糕！」——她輕咬我的耳朵，一面還我放開她，她已坦然任我戲弄，細細聲要求：式樣——「自由之吻」。她坦然任我戲弄，細細聲要求：「今夜到底怎樣呀，少爺，壯士，你好似英雄似的！」她愛撫着我，我要求她：「留着吧，我好難報答你呢！」

她坐了起來，忽然盈盈下拜，跪在我身邊，我吃了一驚，摔扶她，同坐在長沙發上。她雙手捧住我的臉笑，但兩眼淚珠溢了下來：「女人只記得破瓜之男人，這是一生中唯一的愛情。」隨又笑着吻吞我——「好了，花酒冲涼換衣，出去看黃昏的市街，好天氣。」「小周動過我，不應迷戀你。」

記日紀經意主

文田子孝　畫·黃鶴鳴

二七六：反對聽眞

面對着一向聽得起、支持自己的親氏至高無上的權威——老父親，她並不隱藏，也不要花招。「我是認眞的！」「你胡塗了嗎？」爸爸盯望她。

「我很清醒！」「既然清醒，你竟以金枝玉葉之身，與一堆糊泥在一起，並要公諸于世？」

爸爸字清句楚。

「爸，你頭腦一向開通，甚至二嫂與外面漢子有孕，也要眼開隻眼閉，並叫我帶她去打胎！」

「傻女，我也不反對你和大廈看美人秘密往還，玩秘密友誼波，像二嫂那樣。我反對的是認眞。所謂認眞，就是把事情公開來……這些日子你就不避嫌疑，天天開車去接漢子下班，事情宣揚出去，我氏面目無光！」爸爸說。

「許多年來，我已厭倦帶面具做女強人的生活了！」她嘆氣：「不再隱秘在帳幕做人。」

「你坐高位，賺大把錢，有不少人奉承，還有求我，老虎若還強，老虎若還頭道：『有個殺茂山！』」

「由狼山到大茂山近三百里路程，可也不短，余廟兩在路上不斷盼望雲高來救他母子倆，可是這時候，雲高根本連不知道他們出了事，又怎會去救他？

如此走了三天，終於到了大茂山，花利和歐陽開將人馬安頓在山下，兩人只帶兩位親兵，親自帶了姬氏母子上山。那姬氏在路上受到叮嚀，心中悲苦怨恨，想不到這幾年來不斷被人視作貨物，也不知紅顏貌美是好還是壞。

姬氏被接扮了一番，果然更美。

姬氏心如刀割，若非爲了兒子，她早已自盡了，尚會像生平只見裏面一條甬道，甚爲寬敞，甬道兩旁各有幾扇石門。兩個青年站在其中一扇石門前，拾起小石塊，並以此敲打，過了一陣石門洞開，走出一個鬢髮斑白，但精神矍爍的老者來。（十一）

一：歷劫孤雛

武俠天涯

文·朱湖笑　圖·秋風

話未說畢，花利已截口道：「不要念憐，說『西天老魔』？好主意！」

「你是！」

歐陽開一見推下笑容道：「兩位小仙，在下等是五回嶺雙虎寨的，請問老仙在洞府內麼？」

前面那位青年，臉色慘白，令人看了心頭發毛，只聽他又問：

「找宗師何事？」

「前年承蒙老仙光臨敝寨，在下等感激莫名，知道老仙身旁缺人服侍，故特地送一位善解人意的婢子與老仙享用！」

且喝個青年看了姬子，進入山壁上道：「於是過了約莫兩頓飯的工夫，石門再度打開，那兩個青年已出來，道：「家師剛出關，未暇親迎，請隨我等進洞！」

六人隨那兩位青年走入山腹，甬道兩旁各有幾扇石門。兩個青年站在其中一扇石門前，拾起小石塊，並以此敲打，過了一陣石門洞開，走出一個鬢髮斑白，但精神矍爍的老者來。（十一）

二三八：活命的機會

必鬼

文·夏洛蒙

揮動鞭子的利彪他們三個人，由驚喜而變成狂笑，鞭子越揮越起勁，越揮越密。

薛雲英軟在床上，已經連掙扎的氣力也沒有了。

——這一回，他們不會放過我的，我非死不可啦！

她甚至閉上眼睛等死了。

但是，鞭子的痛楚鑽心而入，她實在受不了這痛苦，求生的慾望又使她睜開了雙眼。

突然，她發覺利彪、柯潛和鄭關的嘴子都變了，他們臉孔變成了陰間王殿中的牛頭馬臉似的，赤裸的身體也長出也許多毛！

接着，她又發覺他們的口中和鼻孔有紅色、綠色的液體流淌下來，紅的像血，綠的像膿。後來，甚至眼睛和耳孔也有五顏六色的液體流出來，十分恐怖。

薛雲英驚呼一聲，嚇得又閉上眼睛。

但是，眼前的三頭怪物却在步步地向她迫近，仿彿要把她吞噬下肚似的！

薛雲英不能不又壯着胆子再睜開雙眼——

難道我眞的就這樣等死嗎？難道眞的沒有一綫生機了嗎？……

原始的求生的慾望使薛雲英咬地振作起來，她暫時忘却了身體上的痛楚，腦子在轉動着，想着怎樣才可以擺脫這三個怪物，逃出生天！

這時，三頭怪物又拋下手中的鞭子，張大着血盆大口和長滿長爪的毛臂臂的雙手，向薛雲英赤裸的身體壓下了！

她驚呼掙扎着，突然，她感覺到右手的繩索鬆了！一絲希望的火花立即在她腦際閃過——也許，這回有活命的機會了！天不絕人之路啊！

二七六：反對聽眞

生意經紀日記

文田子孝　畫·黃鶴鳴

爸爸打斷：「傻瓜，世界上有名譽地位、有錢財的好男人多着！嘉菲說：「那些男人需要花枝招展的妖冶情婦！」

爸爸說：「嘉菲，想不到冷靜的你，也走火入魔。想想，爲一個大廈看更人，放棄關氏家業，放棄汽車行的總經理之職，值得嗎？」

「好像有一股力量，發自身體的最深處，它直湧到她的胸膛，控制她的內心與頭腦。「值得！」她高聲說。

爸爸驚訝。女兒從沒這樣固執叛逆的呀！

「你——你眞的捨得放棄？」

「放棄就放棄，我看得出來，再過幾年，二嫂將掌管一切！」

「爸爸器重你，有我作主，你會分享到關氏家業！」爸爸說。

「當然我可分享關氏家業，但那時我已由女強人變成老處女了。」

「不滿足！不滿足！不滿足！」老闆拍桌。

「不滿足嗎？」

「不滿足！不滿足！不滿足！」

「不滿足！不滿足！不滿足！」

「不滿足！不滿足！不滿足！